

雷鳴遠與華北督導團

往事雜記之三

● 李芳

熱愛中華入中國籍

雷鳴遠神父原籍比利時，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二十四歲時來中國傳教，因熱愛中華文化，特為加入中國籍，「七七」事變抗戰軍興，國軍與日本血戰，經過慘烈戰鬥之後，華北戰場大批軍隊向冀中平原退卻，傷病官兵很多，雷鳴遠組織公教教友，主動搶救傷患，為國為民分憂分勞，效命國家。民國二十七年九月雷鳴遠由華北到武漢，會見蔣中正委員長，向委員長提出三點計劃：一、到國外去宣傳，為正義呼籲歐美各國援助中國抗戰，並在比國捐贈機槍，幫助作戰。二、組織公教軍，為抵抗日軍從事戰鬥。三、組織全國性救護隊。

蔣委員長請雷神父擬計劃，上呈政府核辦。

九月二十二日蔣委員長設筵招待雷鳴遠，有端納（Donald）與蔣宋美齡夫人作陪，席間與雷神父談各項計劃。經商定組織軍事委員會華北戰地督導民衆服務團，簡稱督導團。許多知識青年立即參加，並由政府各部門指派若干人，分擔各種職務；十月十日政府在漢口舉行軍隊大檢閱，雷

鳴遠被邀請為檢閱之一員。

閱兵後，雷神父即率領新召集三四十名團員，筆者奉派參加督導團，隨團工作。舟行赴宜昌，計劃從宜昌行赴前方。正在駛往宜昌的輪船上，聽到武漢與廣州失守的消息，十分憤慨，督導團草就了一篇宣言；主張抗戰到底。

組督導團宣傳抗日

武漢失守後不久，蔣委員長發表了「真正抗戰才開始」的文告，雷鳴遠和我們的主張完全相同。輪船到了宜昌，宜昌的民氣相當消沉，雷鳴遠立刻去拜見當地警備司令劉峙，並得到了他的許可，便開始在各處演講，學校、機關、飯館、茶館、戲院、醫院，到處可以聽到我們抗戰到底，抗戰必勝，抗戰救國的呼聲。各報爭相登載消息，消極的宜昌，馬上便積極起來，大家都有了信心。督導團是一團火，到處燃燒，鼓舞民心士氣。

宜昌小住十幾天後，雷鳴遠帶領團員們到重慶，再赴成都，出劍閣，經西安到達戰地中條山。督導團在這一段路上大張旗鼓為抗戰宣傳，為

民衆打氣。船過三峽，到萬縣之先，萬縣報紙對督導團的行踪有所報導。萬縣的主教王澤溥，對雷神父素極景仰，他聯合了當地各界，擴大歡迎督導團，盛況空前。雷鳴遠與督導團員和在宜昌一樣，到處鼓吹抗戰，報告前線殺敵情形。聽者振奮，所收成效，遠過宜昌。激起民氣而外，還鼓起了民衆參加抗戰的熱潮。

督導團到了重慶，見到了重慶行營主任張群，向他索取軍事地圖，暢談抗戰救國問題，得到張群協助督導團，從事宣傳，組織歌詠隊，街頭劇團，租賃了兩部卡車，到市街、茶館門口、各公共場所，歌詠演講、演話劇，帶着抗戰勝利的色彩。雷鳴遠在重慶廣播電台，各學校、工會、商會各機關團體，向大眾演講。隨時隨處，都可聽到我們的抗戰到底，抗戰勝利的演講。

由重慶到成都，在那裡督導團招收了二百位有志青年，參加工作。督導團在雷鳴遠及其他人員的計劃中，擴大組織，由成都出發北上抗日，路過雄關劍門，於民國二十八年二月間開往戰地中條山區，立刻展開工作。督導團設正副主任各一名，正主任由雷神父充任。總部下設四處：（

(一)總務處，負責經費與人事。(二)秘書處，管理文牘。(三)政訓處，推動民衆，組織民衆，宣傳以及提高人民之文化水準。(四)事業處，辦理難民救濟、傷病救護。有六個工作隊，一個宣傳隊，一個警衛隊，全團共四百餘人。工作整個範圍則爲冀豫晉邊區，包括廿餘縣份，並另有工作隊，專門在敵後工作：如洪洞、安澤、浮山一帶，晝伏夜動，進行宣傳教育等工作。

督導團進入中條山以後，總部設大寺坪。回憶當時工作情形如下：在文化宣傳工作上，出版「大家看」，「彈花書報」。在晉城將一切雜誌刊物合併出版一種日報，名「北原戰報」，後又增出「督導旬刊」，另外又發明了一種文化車，是用幾匹驢子駝着一些有關抗戰書籍、雜誌、畫刊等，周遊各村，或贈閱或廉價出售，後來與教育部取得聯絡，在各地成立中山小學，共百餘座，並有多所學校成立於敵後村莊，每夜由督導團員，潛進村莊，教育兒童，那時深得各地民衆歡迎，更得民衆全力合作，收效豐碩。

春耕運動收容難民

推行新生活運動，收到很好的效果。中條山人民，到抗戰時還保持老死不相往來的古風。女子纏足、衣服寬大，不講衛生，豬仔滿街跑，垃圾隨地亂投，廁所林立街頭，人們不知沐浴。過的不是現代國民的生活水準。督導團的主張：生活儘管苦，可是無論如何要清潔、守紀律、講衛生。針對中條山地區落後的情況，立刻給予改善，組織了新生活運動促進會。用宣傳督導貼字條

獎勵等辦法，分爲最清潔、清潔、污穢、最污穢等等字樣，不時給予獎金或懲罰。經過了八個月的努力，中條山的農民做到了真正現代國民的地步。

關於救濟與醫藥工作，賑委會在督導團成立之初，即撥給了四萬救濟金，到戰地救濟難民。當時正是山西大老孔祥熙負責這一組織，故鄉情深，陸續撥給督導團三十萬救濟金。限以三萬救濟河北河南，其餘則用到山西。督導團員們抱着不作官不發財的宗旨，所得賑金，全部發放，受惠人民不可勝數。他們特別發起了春耕運動，無償配給農民種籽，又開辦了大規模的難民收容所，收容難民數千人。

供給食宿，並爲他們組成製鞋工廠、購買彈棉、紡織等機械，使難民有工可作，代他們推銷工作成品，所得利潤，全數交給難民，以求難民日後能夠獨立生活。

我國的醫道向稱不甚發達，在晉冀豫邊區更爲落後，病患之多，令人無法想像。督導團在總部設立醫院，備有中西醫藥。又組織了診療巡迴隊，到各村爲人治病。後來又製造了一種督導藥庫，用一個輕便的木盒，內放十數種常用的內外科藥品，另附有說明書，說明藥性及用法。一切都分贈或廉售給衆多的民衆。

激勵學生抗戰熱潮

組訓工作，督導團也作了不少，第一件事是雷神父親自說服當地紅槍會與大刀會等富有幫會與迷信色彩的組織，使他們爲國抗戰。日本人最

迷信，不敢傷害紅槍會和大刀會的人員，總是迴避他們，在此情形之下，紅槍會得以阻止日本進軍，使國軍能從容布陣或轉移，爲抗戰出力不少。還有組訓各村村長，一月一期，共辦三期，使他們訓練並組織民衆，與軍隊合作，成爲軍民一家，協助政府軍隊抗戰。第一次訓練村長結束時，正好遇到日軍進犯中條山，村長們率領民衆，爲國軍送彈藥，抬傷兵，拿起槍來衝鋒打前線。使國軍大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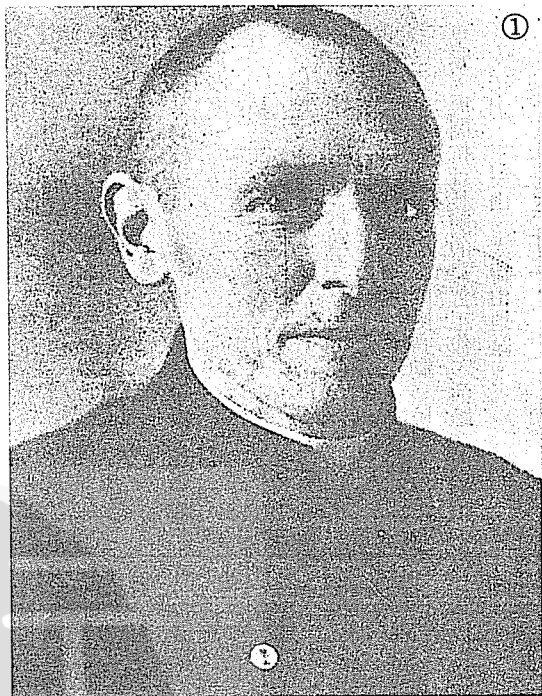
督導團成立一種招待站，由於晉東南交通不便，路上食宿極困難。這種招待站，就是專門爲便利旅客，三十里一小站，免費招待茶水五十里一大站；招待食宿、膳食只收成本，餘則免費供給。

在雷鳴遠領導的督導團，政府對他的工作效率，感到十分的敬意和欽佩。一位要人向雷鳴遠說：「您用一元錢做十元錢的事，我們用十元錢只能作一元錢的事。」雷鳴遠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再度到陪都重慶，蔣中正委員長一連三次向他說：「您作的再好沒有了！」

雷鳴遠在督導團工作期間，一度前往昆明，作了一件最重要的大事，時間是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當時是雲南龍雲主席，與中樞不睦，謠言滿天飛，雷鳴遠因在第三軍（這時已改爲第五集團軍了）中工作多年，頗受雲南士兵與軍官的景仰，中樞想到運用這一關係，要雷鳴遠說服龍雲主席，服從中央使抗戰工作，無後顧之憂。

雷鳴遠得到中央電邀以後，立即攜帶着第五



①初到中國來時的雷鳴遠。

②雷鳴遠六十歲時在北平留影。

③中日大戰爆發雷鳴遠（右四）執旗赴前線參與抗日。



集團軍司令曾萬鍾將軍的親筆信，由前方飛往後方，轉飛昆明，晉見龍雲將軍，前後兩次，談話四五小時，結果說服了龍雲主席，支持中樞的抗日政策，後來並准許中央派遣軍隊，進駐雲南，奠定抗戰勝利的基礎。

雷鳴遠在昆明，住了十天，在大中學校，在公共場所，作了十多次的演講，當時益世報正在昆明發行，方豪與牛若望神父都在那裡，益世報為雷鳴遠發動了慰勞將士捐款捐藥運動，成績優良，捐款得十數萬，藥品與其他物資也很多。

另一項貢獻，是激起昆明百姓學生們的抗戰熱潮，有人說：

「他在昆明十天，對於抗戰的收穫，實不亞於十個月的成就。」雷鳴遠真是一團火，到處燃燒，發出盛大的光和熱。我寫了憶雷鳴遠神父七絕四首：

(一)雲風雲捲冀州，
千門萬戶轉新愁。
傷兵壓斷行軍路，
擔架紛紛送暖流。
(雷神父組織教友用擔架搶救傷患)

(二)填膺義憤屬豪情，
忘死輕生義薄雲。
烽火燒紅救國志，
山河譜寫老人心。

雷鳴遠帶領華北督導團團員動員民眾，配合軍隊，展開抗日救國的艱苦工作，活躍在中條山、太岳山、王屋山、太行山地區。

(三)鬢髮蒼蒼六十三，

迢迢千里度關山。

精忠報國心如鐵，

何懼崔嵬蜀道難。

一九三九年雷鳴遠六十三歲高齡，前往重慶

向軍委會彙報工作，往來奔波不辭辛苦。

(四)可歎無辜遭劫難，

狂風暴雨鎖關山。

太行永銘征人怨，

潞墨揮毫憶往年。

雷鳴遠於一九四〇年春在太行山區林縣被八路軍俘擄，抑鬱氣憤患黃疸病，被釋放歸來病情惡化，醫治無效，逝世於重慶。

我與雷鳴遠神父在華北督導團一起工作，我任督導團少將書記長兼軍統局華北流動站站長，

結合志士好友，活躍於中條山地區，在白浪渡口，曾即興賦詩七絕一首：

懸崖峭壁走龍蛇，

壯士凌煙唱戰歌。

淡墨潞天送遠嶂，

平沙勒馬看黃河。

日寇曾於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十三次進攻中條山，姦淫燒殺，慘絕人寰，我曾親見橫躺在山邊的死屍，慘不忍睹，村中十室九空，人烟絕跡，寫五言律詩一首：

憶昔中條山，烽烟何漫漫。

倭奴炮火熾，百姓死屍殘。

好地無人種，空房有鬼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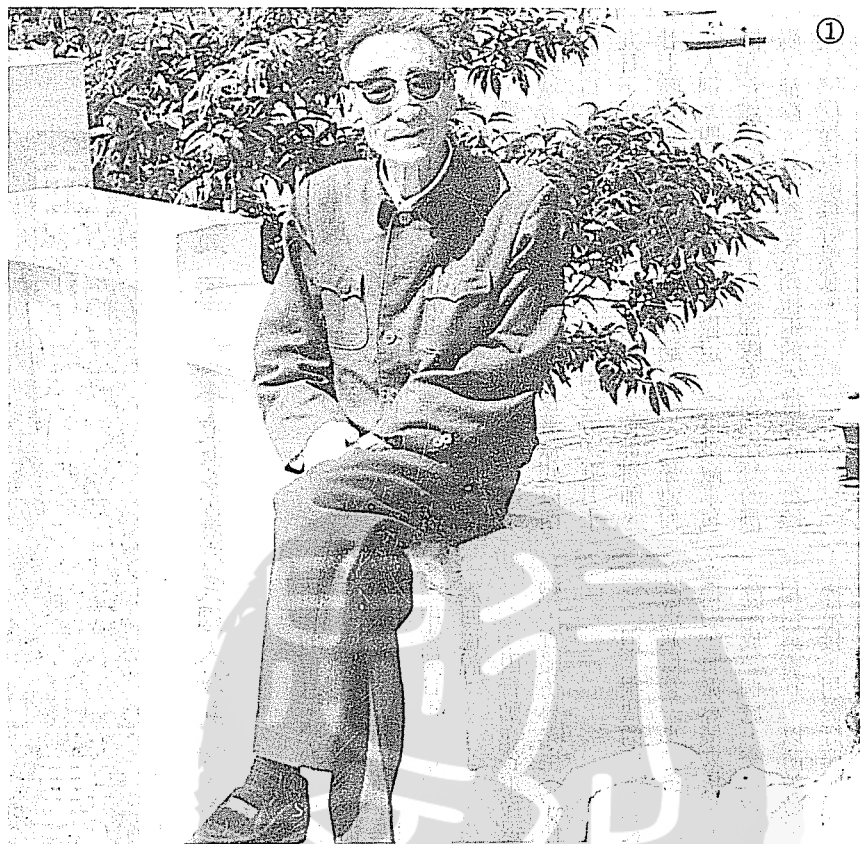
悠悠三十歲，還在夢中看。

聖文文庫 拾夢抒懷

隆重 李 潔 著
出版 新臺幣壹百伍拾元

本書作者早歲在浙江從政，迭宰大邑，來臺後從事新聞行政、主持電影及出版事業，閱歷宏豐，見聞廣博，名作家阮毅成、周道濟二位教授在本書序文中均推崇作者就個人過去生活片段，以慧眼傾抒其感受，匯為智慧的結晶，與一般回憶錄不同，讀來令人心領神會，趣味盎然。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壹百伍拾元，歡迎購閱。

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



①作者李芳近影。

②一九八四年作者李芳（左）與友人在香山臥佛寺前留影。

